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 
第二十一回 謀士巧施狡計暗室有虧 賢婦錯認良心黃金虛擲

話說劉子和在錢寶生開的愛仁堂藥店樓上，一壁飲酒，一壁聽錢寶生的下手小白菜的妙計，聽得錢寶生說是要自己到小白菜家中，忙忙問道：「怎地可以到小白菜家中去呢？」寶生又飲了一杯酒，微笑道：「這一端便得我老錢的計較哩。方才我不是說小白菜做得一手好針線，有許多富家豪族，都來請她繡制活計的嗎？如今我因了這一點上，想得了個絕妙的計較，大少爺你便能同著我到小白菜家中，又可以同小白菜親自談話哩。」說畢，只是瞧著子和微笑，子和聽得錢寶生有了妙計，可以使自己同小白菜對面談話，只喜得滿面是笑，直跳起來，催著寶生道：「老錢，怎樣的計較呢？快些說呀，別吞吞吐吐的，使人聽得難過。」寶生又飲了一口酒，夾了些蝦仁，放在口內細嚼，方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不是心急的事。便是見面之後，也不曾立刻成功的呀。」子和忙道：「老錢，別打哈哈哩，我恨不得立即瞧見這美人兒，說幾句話，總比不瞧見好些。」寶生笑道：「好我就把妙法兒說將出來，小白菜既做得好針線，大戶人家多有去找她做繡。難道我們便不能請小白菜繡東西不成？如今大少爺即到倉前來游玩，知道小白菜做得好繡花，家中正因辦喜事，用得著繡貨，托我老錢做介紹的人，引大少爺到小白菜家中，托她繡花。這般一來，豈不是大少爺可以同我到小白菜家中，同小白菜講話，光明正大，誰都不能說半句閑話。而且定做繡貨，價錢數目，沒有一定，盡大少爺擺闊。大少爺的富豪華貴，豈不是小白菜可以親眼瞧見的了。到了那時，憑著大少爺的人才，金錢的闊綽，手段又高明，不怕小白菜不動芳心，成功便有五分希望了。」子和聽畢，只喜得口都合不下來，不住的點頭稱好。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稱妙計，不是我老錢，有誰想得出來。事成之後，怎樣的謝我才好？」子和情不自禁的拍著寶生肩膀笑道：「老錢，事情成功，自然重重相謝。」當下商議已畢，約定飯後到小白菜家中，按計行事。子和恨不得立時同了寶生，趕到小白菜家中，同小白菜見面，把小白菜摟在懷中，只是怕寶生笑他猴急，又要寶生引導，不得不納住了心，慢慢等候。直等到午飯完畢，又停了一回，寶生知道子和已是心焦，一看天色，已將二點鐘模樣，即向子和笑道：「我去喚個人取面水上來。大少爺，今天格外打扮得漂亮一些，可以叫小白菜看見了動心。我想佳人愛少年，大少爺這副紅白分明的漂亮臉蛋子，誰都見了心愛。小白菜難道歡喜這三尺短命丁似的葛小大不成？」把子和說得也笑了起來。寶生忙走到樓邊，喚人打來了面水，子和便著意的梳洗了一番。梳洗完後，穿一件月白秋羅長衫，罩一件玄青平紗馬褂，手上帶著一個祖母綠的戒指，一個平指玉的班指。又取了一串伽楠羅漢香珠，挂著玻璃翠的珠垂，真是富貴非常。寶生看了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定繡貨要付定錢，最好有金子帶些。一則輕些，二則使小白菜見了，知道大少爺常用的竟是金子，不是銀子，家中有錢，不用說得的了，越發容易功成圓滿，大少爺以為如何？」子和一想，這話不差，忙帶了一兩一錠的金錠五錠。寶生的所以要叫子和帶金子出去，卻並不是真的去打動小白菜的心，乃是怕帶銀子出去，昨晚子和交給他的一百兩銀子，便得取將出來。如今帶了金子，豈不是用不著這一兩銀子。子和那裡知道，只道是寶生替他設法，可以使小白菜眼紅。寶生見子和收拾就緒，也穿了一件夏布長衫，同子和一前一後，走下樓梯。寶生又向子和笑道：「到了那裡，可得見機行事。」若是不對顏色，只說定貨，下一次再去，另想妙法，切不可露出破綻，致小白菜防備。」子和點頭答應。

二人出了愛仁堂藥店，轉過了一條街道，進了太平巷，走到葛家門前，站定身軀一望，卻見大門緊閉，並沒有人在門前。寶生悄悄的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瞧我的眼色行事。子和應諾，寶生即走上前去敲門，只聽得裡面一個輕而且響的口音叫道：「有人來哉，可是阿哥轉了？」正是葛三姑，接著大門伊的一聲開了，早見混名塌枯菜的葛三姑，立在門後，見了錢寶生同了劉子和二人，不禁一呆。三姑對錢寶生本來認得，子和卻不相廝熟，忙向寶生道：「原來是錢寶生，什麼事情呀？走進來了好關門。」子和見三姑說話，這般傻頭傻腦，不覺好笑起來。寶生卻已走進門去，子和忙也跟了進去。三姑一壁關門，一壁向寶生笑道：「錢寶生，這個標致小伙子帶來作什麼呀？」寶生忙道：「塌枯菜，你嫂嫂小白菜可在裡面？這位大少爺是來托你嫂嫂做活計的。」三姑聽得，笑著道：「原來是錢寶生，嫂嫂在裡面，進來吧。」說畢，早一溜煙奔將進去，且行且叫道：「小白菜，錢寶生領了一個標致小官人來定生意了。」寶生、子和即跟將進去，小白菜畢生姑正在樓下做繡門帘，三姑開門，是錢寶生，早已聽得，只因葛家只有一上一下的房屋，大門之後，一個天井，即是客堂，又加著小白菜因天氣炎熱，搬在樓下過夏，日間晚上，除了煮飯之外，常在客堂內起坐，同大門只隔了一個天井。錢寶生同劉子和進來，豈有不聽得之理。正欲招呼到裡面請坐，已聽得三姑叫將時來，小白菜聽得寶生到來，是介紹人來定做自己的活計的，心中很是歡喜，忙整整衣衫，立起身來，向天井內一望，卻見來了兩人，一個是錢寶生，一個卻不認識，生得十分風流俊俏，滿身紗綾，瞧上去是個有錢人家的公子，知道定是要定做活計的人了，忙向寶生笑道：「錢先生，請裡面坐吧。」這兩句話，如出谷黃鶯，清脆高雅，險些兒個把子和酥麻了半邊，忙抬頭一看，見小白菜穿一件白夏布短衫，十分清雅，越發比了那一天看會時來得漂亮，把子和看得魂飛魄散，恨不得立即趕將上去，一把摟到懷中。只昨寶生再三關照，要見機行事，不可造次，只得把定了心猿意馬，隨著錢寶生走到裡面，一同在椅子上坐下。小白菜即去斟了兩杯涼茶，送給寶生、子和，二人接在手中，一面道謝，一面飲畢。

小白菜即問寶生道：「這一位少爺尊姓？」寶生忙道：「這位乃是城內的劉家少爺，這一次因了要辦喜事，要一個做活計精細的人，適巧前天到鎮上來看會，對我說起，我想嫂嫂做得一手好針線，正合劉少爺的用處，所以忙著的介紹到這裡，來見見嫂嫂，接洽一次，嫂嫂你可合意？」小白菜聽得寶生言中有刺，不禁粉面一紅，只是人家是來定活計來的，不能得罪待慢，寶生的說話，究竟是有意無意，也不可不知，不能就此存心寶生的來意不善，便笑謝道：「多謝錢先生照顧，不知劉少爺要做些什麼呢？」寶生即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要做什麼，說了好做呢。」子和這時，見了小白菜這副絕代花容，早已魂飛天外，那裡說得出什麼來，只得瞧小白菜正言歷色，循規守矩，一些沒有機會可乘，不得不也裝作正經，怕第一次即露出破綻，以後被小白菜拒絕見面，那就越發的難了，忙瞧著寶生道：「錢兄，你瞧做些什麼好呢？」寶生也知道子和心不在焉，恐被小白菜看出破綻，即想了一想道：「這樣吧，先做些繡花的東西，如床花合歡被等，再做別的呢？」子和原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只要寶生說什麼好，便是什麼，即點頭道好。小白菜道：「劉少爺，床花做多少呢？」寶生忙接著道：「做十對吧。」小白菜：「什麼花色呢？」寶生道：「你瞧什麼好看，就做什麼，而且一切料子，都請費心代辦，我們男人家辦出來的，總沒有你們女子細心。」小白菜聽得點頭道好。寶生便回頭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你付些料子的錢吧。」子和會意，忙把藏的五錠金子，取將出來，把兩錠交給寶生道：「這一些些好嗎？不夠再找吧。」小白菜瞧見劉子和取出了兩錠黃澄澄的金錠，作為買料子的錢，嚇得一跳，暗想這人怎地如此豪闊，買些料子，用不了五兩銀子，如何取出了這些金子，究竟這人是什麼人物，便向寶生道：「錢寶生，買些料子，那裡用得了這些金子，只有幾兩銀子，即便夠了。」子和一聽，早接口道：「這一些金子，算些什麼，我向來不帶銀子，用的都是金子，如今既用不了，留在這裡，作為工料酬勞就是。」寶生接了兩錠金子，聽得子和的言語，忙接著道：「正是，嫂嫂先留著就是。」說著，放在桌上，小白菜見這般式樣，覺得有些奇怪，接又不好，不接又不對，很是為難，呆呆地怔住。寶生見這般神氣，以為小白菜已猜著了自己心意，暗想不好，不要反起面來，當時拒絕以後倒不好再來，不如趁此走了，使他受了下去，過一天推托再要做東西前來，另想誘引好的妙法。想定主義，即向小白菜笑道：「嫂嫂先收下定錢，以後再算吧。我們還有別事，過一天再會吧。」說著立起身來，向子和道：「我們走吧，東西已定下了。」子和心中，最好多坐一刻，可以飽餐秀色，無奈方才寶生說過，要依他眼色行事，方有希望。寶生說走，只得懶洋洋地立起身來，應道：「好，我們去吧。」二人便向小白菜告辭。

小白菜見寶生和要去，以為二人倒是真的來定做活計，並沒歹意，自己猜疑了他們。不過這位劉少爺是個富家子弟闊綽罷咧，忙起身相送，三姑這時早把大門開了，小白菜直送到大門之後，見寶生和出門，方把門關好，回進裡面。正見桌上兩錠黃澄澄的真金，一股黃光，直耀進眼帘，不由得又呆將起來。暗想今天真是財神進門，平空接得這般一注活計生意。這位劉少爺，如何

這般的豪華？平時不用銀子，常帶著金條，闊綽便可想而知了、做些床花等物，化不了十幾兩銀子，幾拾塊錢，怎地付了二兩金錠，一兩金子聽說是可以換三十兩銀子，二兩豈不是六十兩了，是有八十多塊錢，如何化得了呢？將來床花做好之後，還是要照價計算，還是兩錠金子即作為貨價呢？倘說是作為貨價，這一注生意，倒實是不差。只是這位劉少爺或是出手闊綽，不知道床花等東西的價目，難道錢寶生也不知道嗎？怎樣不告知了這個劉少爺，內中不要另有別的作用？不過瞧他們方才的情形，卻很正氣，毫無有什麼邪心的表示，這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？小白菜獨自一個思前想後，只思索不出寶生同了子和，究屬是否真的來定活計，還是另有心計？不覺向著兩錠金子呆看。三姑在一旁，瞧見小白菜發呆，早忍不住笑道：「小白菜，錢寶生同了那個漂亮少爺來定床花，那一天做起呀？」小白菜聽得，方如夢初醒，暗暗啐道：「自己真成了個傻子了，且莫憂他是什麼意思，我只算他們定下了活計，去購辦了料子動工，做好之後，瞧他們如何。倘說是照價計算，就照價收錢，不然，也不必提起如何算法。便是他們有什麼歹念，我只不理會就是。」這般一想，倒不再把這事掛在心懷，便向三姑笑道：「明天去買了料子，後天動工。」三姑也很歡喜，小白菜把兩錠金子收了，只準備明天去購辦應用物件可以動工。

卻說劉子和隨了錢寶生牽出了葛家，走了幾步，見小白菜同葛三姑都已關門進去，即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因何你走得這般匆忙呢？」寶生笑道：「街上說話不便，被人家聽去了不好。我們且回到家中，細細的商議吧。」子和聽了，即不再相問，直到愛仁堂藥店門口。寶生在前，子和在後，走進了店。寶生回頭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樓上去說吧。」子和點頭說好，二人即上了樓梯，進了臥房坐下，子和早又忍不住問寶生道：「你怎地走得如此的要緊呀？丟出兩錠金子，以後怎麼樣呢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，且別心急。我老錢自有妙法，可以使這雌兒到手。方才的匆匆忙忙走出葛家，自然也有緣故。且飲了一杯茶，再細細的告知大少爺吧。」子和聽說寶生一肩承當小白菜可以到手，心中大喜，忙笑著道，「老錢，這事若是成功，定得重重謝你。」寶生笑道：「我老錢一向叨了大少爺的光，沒有報答，這一回玉成了這件美事，也算報答了大少爺的恩典，說什麼謝與不謝呢。大少爺若是真的照應我老錢，別的也不必，只是我這家愛仁堂藥鋪，因了本錢太小，又愛仁堂不致關店，那就感恩不淺了。」子和忙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事成之後，我添一千兩股本如何？」寶生聽了，不禁笑顏逐開，說出一番話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